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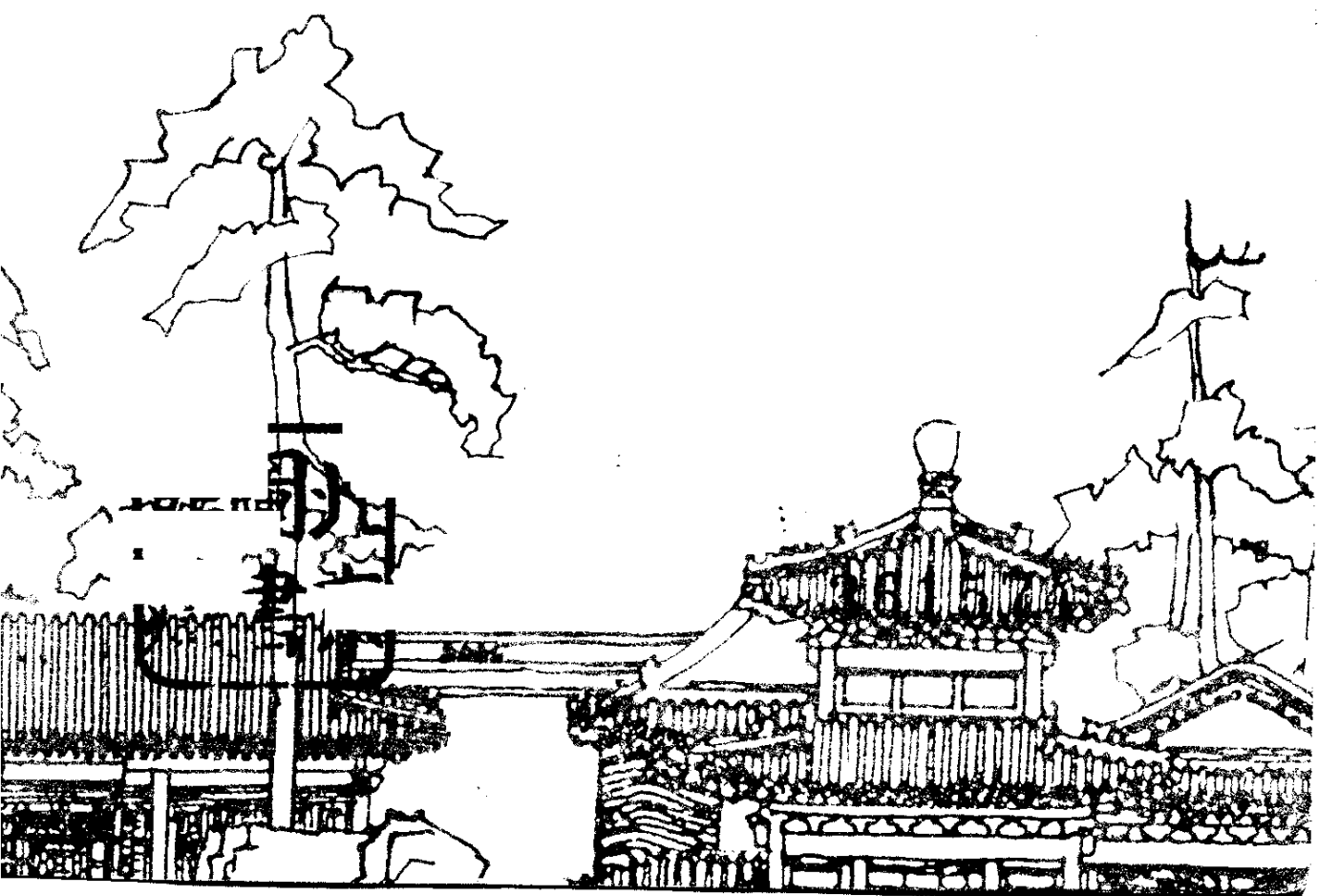
苑宮斷夢

5

夢斷宮苑

—— 清宮太監小德張傳奇

禾 丰 著



梦断宫苑

禾丰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02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

书号：10397·129 定价：1.70元

目 录

楔子	(1)
一 你家一辈子也置不起轿子车	(5)
二 牲口棚传来一声惨叫	(15)
三 儿子能步步高升吗	(26)
四 裕府三年	(38)
五 他没能发上财	(50)
六 可怕的乱葬岗	(58)
七 初进南府戏班	(68)
八 好漂亮的岳家小将	(79)
九 她也配穿这样的旗袍	(91)
十 庆亲王目瞪口呆	(100)
十一 杨小楼栽了跟斗	(110)
十二 四十大板以后	(121)
十三 哈哈李的失策	(132)
十四 他与光绪	(139)
十五 他有了进口的轿子车	(150)
十六 这都是老佛爷执政的“恩赐”	(159)
十七 吃包	(172)
十八 他没有挑珍贵的狐肫	(182)

十九	养性斋	(193)
二十	他偏要娶处女为妻	(202)
二十一	段祺瑞得罪了他	(216)
二十二	最后一道懿旨	(224)
二十三	继位风波	(234)
二十四	清除三十六友	(244)
二十五	运河上驶来一只官船	(253)
二十六	他这个主意只实行了一半儿	(265)
二十七	袁世凯买通了他	(274)
二十八	离开紫禁城	(285)
尾 声		(293)
后记		(296)

楔 子

在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朝霞的金辉还没有把夜的帷幔揭开，紫禁城——这座巍峨壮丽，举世闻名的皇宫御苑，安详地沉睡在朦胧静谧的夜色里。高耸入云的城墙和宫殿，黑魆魆的，象耸入蓝天上的峰峦叠嶂。两扇巨大的朱门紧闭着，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这是黎明前夜幕还没有褪尽的时刻。天安门前的街上没有行人，偶尔有一辆汽车疾驶而过。然而，在紫禁城紧闭的城门前，却有一个人在暗影里流连、徜徉。他一会儿抚摸着城门上金灿灿的铜钉凝思沉吟；一会儿仰望着城墙上的龙楼凤阙感慨长叹。一副思绪万千，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是谁呢？为什么在紫禁城开门迎接游人前几个小时，就摸黑来到这里呢？

随着启明星消融在东方天际，夜幕被朝霞吞噬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沐浴在绚丽的阳光里，闪烁出迷人的奇辉异彩。这时，人们终于看清楚了，徘徊在城门前的是一位七旬开外的老人。他身材修长，瘦骨嶙峋，大概是以以前嗜抽大烟的缘故，羸弱得好象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他脸庞清癯，尖下颏光溜溜的没有一根髭须。由于长年不见阳光，皮肤呈病态的苍白。两侧太阳穴微微塌陷，象两片贝壳里儿朝外倒贴在那里。深茶色的太阳镜挡住了双眼。

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缓缓打开了。熙熙攘攘的游人从四面八方象海浪一般涌来。老人拖着瘦弱的身子，蹒跚着随人群朝紫禁城走去。

当他刚走进端门时，突然从门里迎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下巴光光的，没有一根胡须。他看见进来的老人，先是一怔，随后“噔！”地一声跪下，惊喜地叫道：

“师傅，您老可好啊！”

这人穿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衣裳，行的却是清宫的跪安礼。

老人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他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是谁。

那人见老人疑惑地看着他，记不起他是谁，站起来说：

“您记不起我来了？我是您收的最后一个徒弟呀！”

“喔？你是小安子？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老人想起来，惊喜地握住小安子的手。

“我一直没离开紫禁城，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小安子说。

“噢，好！好啊！”老人连连点头。

小安子一直垂手而立，对老人毕恭毕敬，尊若长辈。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安子为什么给这个老人行宫庭大礼呢？为什么叫老人师傅呢？这老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老人正是继李莲英之后，清朝最后一个太子宫总管，宫号小德张，排行兰字，起名张兰德，慈禧太后赐名恒泰。

他在清宫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他熟悉这里的宫闱殿堂，曲廊彩壁，朱门甬路。在这里，他遭受过难以忍受的毒打、凌辱；也享受过一般人连想都不曾想过的骄奢淫逸、富

贵荣华的生活。照他的话说，他是奴才，是侍候人的人下人，他受过奴才的苦和罪；但他又是人上人，是比一般王公贵族还要显赫尊荣的人上人，他享的福与“真龙天子”不相上下。这个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他飞黄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广聚货币，财富，成为贫瘠国土上一大富翁。

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崩溃，他也孑然离开了这里。呵！时间过得多快啊，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的今天他又来到了这里，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紫禁城已不是皇家禁地，普通老百姓可以任意出入；他也不再是这赫赫皇城的大总管，而成了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和反思，又有对新生活的茫然和向往。

他这次重来紫禁城，特地到当年南府戏班所在地看了看。这里没有对外开放，门上着锁。他站在门前，望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思绪又飞回到了当年。这南府戏班是他终生难忘的地方。他十五岁进宫，在茶房当小徒弟。十六岁他被师傅送到这南府戏班学戏。师傅很坏，他把不驯顺的徒弟送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挨打受骂，受苦受罪。轻者被打个鼻青脸肿，腿断腰折，重者一命呜呼！但他没有想到，他却成全了他，使他因祸得福，找到了向上爬的敲门砖，飞黄腾达的阶梯。

“妈！”一个甜脆的童声把他从回忆中惊醒了。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男孩儿正边跑边喊他的妈妈。这男孩约摸十一、二岁，穿着蓝对衿上衣，黑中式裤子，脚上穿一双家做布鞋。很明显，这是个刚从农村进城来的孩子。他边喊妈妈边焦急地朝前奔跑。摔倒了又爬起来，是那样倔强、执着。小德

张看着这孩子，蓦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仿佛看到自己赌气从姑家跑出来，谁拦也拦不住。一头扎进风雪迷漫的荒野，顶着飞舞的雪花，狂嘶的朔风，疲惫而倔强地跑着，跑着……

一 你家一辈子也置不起轿子车

清朝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那时，小德张才十二岁。他出生在直隶省静海县南吕官屯一个姓张的贫苦渔民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因为他是光绪二年春天出生的，春天乃一年之始，万物萌生，欣欣向荣，是个吉庆的日子。收生婆说，这孩子日后必有大福大贵，就叫春喜吧。父亲想，生在穷人家，饿不死就算好了，还敢想什么大福大贵。不过，起名字总是希图个吉利，父亲便笑纳了这个名字。这春喜，长方脸，高鼻梁，大眼睛，身材修长，高挑挑的个子，很是英俊。从三、四岁起，他就跟着哥哥张月峰去打猪草，拾柴禾，六、七岁时就帮助父亲下海打鱼。哥哥张月峰从小体弱多病，一干活就虚汗淋漓，喘息不定，春喜就成为父亲养家糊口的好帮手。

又一个年关来临了。这天是腊月三十的下午，虽然北风呼啸，雪花飞扬，地都冻得裂开了大缝子。但盼过年盼了一年的小春喜，仍然象欢乐的小鸟一样同小伙伴们在街上追逐打闹，欢腾跳跃。在这群孩子里，顶数喜禄最阔，他已经换上了崭新崭新的衣服，那长袍是缎子做的，在雪光照射下闪烁着亮光，礼服呢小帽盔上有个红疙瘩，鲜红鲜红的，象血染的一样。他家的大门上贴着耀眼的红对联，字有斗那么大。

门口还挂着两个大红纱灯，嘿，漂亮极了！喜禄说，这是县里一个老爷送给他家的。春喜羡慕极了。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才象过年的样子。可是，当他回到自己家里时，心一下子全凉了。院子里地虽然扫得干干净净，却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破门扇上黑糊糊的，没有耀眼的红对联，更没有大红纱灯，连纸扎的灯笼也没有。自己穿的衣服还是旧的，又脏又破，露着硬板板的棉絮。

是的，他家是无法同喜禄家比的。喜禄他爷爷王大眼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而他家是个讨海的穷渔花子。这南吕官屯是静海县南的一个小村，西靠大运河，东临渤海滩，土地盐碱，收入微薄，人们生活极为贫困。这一年，正逢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土地龟裂，寸草不生。村西的大运河旱得断了水，露出了干涸的河床。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天突然下起暴雨，一连下了数十天。河水猛涨，漫过了堤岸，平地一片汪洋，村庄被毁，房倒屋塌。不少人被洪水吞噬、冲走。春喜一家爬上了屋顶，才保住了性命。春喜和弟弟年岁都小，一家五口全靠他的父亲一人打鱼过活，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哪还有钱过年呀！

春喜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不怨爹。爹为了养活一家，终年劳累，农忙时去给王大眼家当短工，农闲时就出海打鱼，风里来雨里去，没有消闲的时候。刚四十岁出头，已经是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显得异常虚弱和苍老了。春喜走进屋里，见娘正用红纸剪窗花，爹却没在屋里。他找到后院，后院也没有。小春喜心里好纳闷，今天是大年三十，外边正下着大雪，爹还不歇一歇，又到哪里去了呢？

春喜正想着，他隐隐约约听到屋后大运河上有镗冰的声

音。大年三十谁还镗冰捕鱼呢？他猛然想起，莫非是爹？他跑到放工具的小东屋一看，冰镗不见了！他心急火燎地向村外跑去。

春喜一口气跑到村外。天特别冷，寒风吼叫着，卷起团团雪尘，象沙粒一样打得脸生疼。又薄又破的棉袄被风穿透了，冷风钻进骨缝儿，他浑身象浸泡在冰水里一样，寒彻筋骨。吐口唾沫不等落地就结了冰。他把手藏在袖筒里，不敢露在外头，稍微露出一一点，手指就象刀子削一样。他裹紧身上的破棉袄，把脖子缩进棉袄的领子里，向大运河跑去。大运河早已封冻，夜里冻得冰凌“嘎嘎”响，睡在屋里都听得见。春喜还没跑到河上，就看见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个黑点儿在蠕动。他的心狂跳起来，不由加快脚步，飞快地扑向那蠕动的黑点儿。他在风雪中拚命地跑着，累得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离黑点儿越来越近，终于看清了，果然是父亲在镗冰捕鱼。

当春喜走近父亲时，一下子怔住了！父亲脚下的冰怎么是红的？啊，原来是血！他父亲脸色苍白，额上青筋暴涨，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紧咬着牙，疲惫地握着冰镗，吃力地凿着。冰冻得太厚，太硬了。一镗下去，冰上现出个小白点儿。父亲的手象树皮那样粗糙，结实。就是这样的手，也被冰镗震裂了。血一滴一滴往下滴！手被鲜血染红了，白色透明的冰被洇红了。

春喜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泪水溢出眼眶。他心疼地扑上去，拦住父亲，说：“爹！你的手破了！快回去吧。”

父亲没有吃惊，他已经麻木了，摇摇头，喃喃地说：“家里连荞麦面都没了，不打点鱼，这年可怎么过呀！初

二，你和你哥得给你姑姑去拜年。你姑夫是看病先生，是个要脸面的人。你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带两条鱼，脸上也好看。”

父亲说完，又举起冰镩凿起冰来。春喜看着父亲血肉模糊的手，忙扑过去夺父亲手里的冰镩。春喜刚十二岁，就知道心疼老人。春喜爹心里热乎乎的。他怎能让春喜干这么重的活呀？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硬撑着笑了笑说：“爹不累，爹不累。”

春喜见父亲脸色苍白，头上热气蒸腾。头发上，眉毛胡子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春喜突然觉得父亲苍老了许多，一下子变成了使他难以辨认的衰弱老人。一股怜悯之情溢上心头，春喜觉得父亲太可怜了。自己的家为什么这样穷呢？自己家要象村北头王大眼家那么富该多好啊。有一回，他和王大眼的小孙子喜禄在一起玩，喜禄饿了，到家里去拿吃的，他也跟着去了。嘿！喜禄家真阔气。坐的椅子都是紫红色的，上头刻着好看的花草鸟兽，他连见也没有见过。喜禄他爷爷王大眼，穿着件狐皮大袍子，怀里抱着个小火炉烤火。他皮肤白皙，细腻。他准没有大冬天到河里去镩过冰捕过鱼。多享福！什么时候自己家能象王大眼家那么富就好了。就是没有狐皮袍子，没有抱在怀里的小火炉，能在热炕头上坐一会儿也好哇！

春喜正呆呆地想着，“咚！”地一声把他惊醒了。他定睛一看，是父亲晕倒在冰上。春喜一下子慌了，急忙扑过去，焦急地喊着“爹！爹！你快醒醒啊！”这时，哥哥张月峰也赶来了。他们把父亲抱在怀里。

父亲是因为劳累过度再加上饥饿而晕倒的，过了一会儿

才渐渐苏醒过来。他还要挣扎着镗冰。春喜和哥哥哪能让他再干呀，硬把他搀回家去。

春喜爹躺在土炕上，春喜娘煮了碗姜水，他喝下去以后，觉得暖和多了。他慢慢合上双眼，迷迷糊糊睡着了。朦胧中，他似乎听到了镗冰的声音。他猛地睁开眼睛，见春喜不见了，墙角的冰镗也没了。春喜一定是到河上镗冰捕鱼去了，这怎么成！冰镗比春喜的个子还高，累出个好歹可怎么得了？！他喘息着对春喜娘说：

“你快到河上去看看，春喜准是镗冰去了！”

春喜娘来到河上一看，春喜果然在河上镗冰。他抱着比他高一倍的大冰镗，使劲地镗着。汗水湿透了棉袄，稚气的小脸上滚满了汗珠，头上冒着热气。他象同谁赌气一样，噘着小嘴气哼哼地狠狠往下砸！好象要把满腔郁闷和愤怒从这冰镗上镗出去！孩子懂事了，知道心疼大人了。春喜娘又高兴又难过。她用衣角擦了擦眼泪，跑过去夺春喜的冰镗，说：

“停下！快给我停下！跟娘回去！”

春喜抬起头默默地看着妈妈，他有多少话要对母亲说呀，但是他没有说。又执拗地镗起冰来。眼里的泪水却顺着腮边流了下来。

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自小有股子倔强劲儿，他要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母亲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春喜，一颗心早被这冰镗戳碎了！

冰，终于被春喜镗了个洞，咕嘟咕嘟往外冒水花，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鱼浮出水面。春喜扔掉冰镗，扑过去捉住大鱼。大鱼在他手里噗愣噗愣乱蹦，溅了他满脸水珠。春喜高兴极了，他把大鱼举到母亲面前，说：

“妈！鱼！鱼！过年咱家有大鱼吃了！”

春喜娘接过孩子打的鱼，眼睛却被泪水模糊了。

大年初一，全家吃上了春喜捕的鱼。春喜爹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没有过的笑容。

大年初二天刚蒙蒙亮，春喜和哥哥月峰带着四条最大个的鲤鱼，给他姑姑拜年去了。

田野里一片银白。刚刚冒出地平线的太阳，不知是因为冻的，还是白雪映照的缘故，不再象往常那样红彤彤的，而是象大玻璃镜子一样，银亮银亮的，刺得人睁不开眼。光秃秃的树枝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鸟儿落在上边，积雪“扑啷”“扑啷”往下掉。不知从什么地方蹿来一只黄茸茸的野兔，惊恐地在雪地里左突右奔，东躲西藏。春喜看见野兔异常高兴，他离开大路拚命地去追赶野兔。不一会儿工夫，野兔便跑得无影无踪了。他的鞋里却灌满了雪。回头一看，哥哥早已顺着大路走远了。他顾不得把鞋里的雪倒出来，便跑着去追哥哥。

从吕官屯到他姑姑的村子不过七、八里地。他们边走边玩，天还不到半晌就到了姑姑家。

春喜和月峰把四条大鲤鱼送给姑姑、姑夫，月峰说：

“这鱼是弟弟镗冰捕的。”

姑姑、姑夫听说春喜这么小就会镗冰捕鱼了，心里很高兴，夸他有出息。

他俩给姑姑、姑夫磕头拜年。姑姑、姑夫高兴得合不拢嘴，给了兄弟俩每人一吊压岁钱。

春喜听娘讲过，姑夫是个郎中，诊脉看病，医道可高啦！只是娘带他到姑家串亲戚时他还小，姑夫长得什么样他

怎么也想不起来。今天他见到姑夫，原是个挺和善的瘦老头儿，尖下颏上留着一缕山羊胡子，身穿一件深蓝色暗花马褂，戴着个礼服呢黑帽盔，帽盔顶上缀着个红琉璃球。最使春喜感兴趣的是他吸烟的那个烟袋，跟别人的不一样，他从来没见过。烟嘴儿弯弯的成弧形，插在一个长方形铜盒子里，盒子里装满水，一吸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响。春喜心里好纳闷：里面的水怎么浸不灭烟呢？盒子里的水怎么嘬不到嘴里去呢？

这玩艺儿是铜做的。看样子姑夫很珍爱它，擦得金灿灿的，连一点儿灰尘也没有，能照见人影儿。

姑夫见春喜看得出神，便对他说：“怎么，没见过这个吧？这叫水烟袋，是皇宫里的东西。”

“水烟袋？皇宫？”春喜连听也没听说过。

“你姑夫给杜老公的爹看好了病，杜老公送给了你姑夫这个水烟袋。”春喜姑接过话茬说，“听杜老公说，这水烟袋是当今娘娘赏给他的，是皇家的御用宝物。”

杜老公是什么人，春喜不知道。但他猜想，杜老公一定是个很有钱的人，不然，怎肯把这么珍贵的玩艺儿送给姑夫呢！

“叭！叭！”院子里传来清脆响亮的鞭声。

姑夫一指院里说：“看，这辆轿子车也是杜老公送给的！”

春喜往院里一看，只见他表哥大杏正赶进一辆华美的轿子车。哎呀！好漂亮的轿子车呀！车轮上钉着闪闪发光的铜钉，轴瓦银亮银亮的。红油漆的车厢上描金绘彩，画着“三国演义”“八仙过海”的戏出和祥云瑞霭，花鸟禽兽。真是

千姿百态，维妙维肖。

大杏挺着胸脯，神气地把轿子车停在院子当中，把枣红骡子卸下来。

他在牲口槽里添上草料让枣红骡子吃，然后拿起抹布，精心地擦起了轿子车。他把红漆车厢、车辕和车轮上的铜钉擦得锃光瓦亮，晶明耀眼。

春喜被这漂亮的轿子车吸引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轿子车。王大眼家那辆跟这辆一比，天上地下，简直没法儿比。春喜好奇地从屋里跑出来，亲热地对正在擦车的表哥说：

“大杏哥，回来啦！来，我帮你擦。”

大杏是他姑家的一根独苗。他姑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如今家里就剩大杏一个。他最小，又是个小子，所以从小就娇惯，要星星不给月亮。他家虽不算太富，但是个殷实小康之家，比春喜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好多了。尤其是他爹给杜老公的父亲看好了病，杜老公酬谢了不少银子，还送给他家这辆乡下人连见都没见过的轿子车。在乡下人的眼里，他家一下子身价百倍，显赫了起来。大杏更神气，有事没事也要赶着轿子车在村子里转几圈，抖抖风。乡亲们用赞叹、羡慕和妒嫉的眼光看着他。他坐在轿车的前车盘上，故意把胸脯挺得老高，一路甩着鞭花，心里别提多美了。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家最富了。他见春喜大过年的还穿着补丁衣裳，褴褛寒酸，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冷冷地说：

“用不着！”

表哥对他这样冷淡，春喜心里很不高兴。他不知道自己